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四

宋 呂祖謙 撰

啓

代倉部知黃州謝宰執啓

點近臣之薦牘內愧疎庸佩邊壘之守符外分憂顧俯  
微躬而怵惕仰洪造以歸依竊觀雲夢之南州素屬江  
淮之要地黃堂勝槩傳王杜之風流赤壁威聲慕曹劉  
之雄烈會啓恢圖之運實當控扼之衝疏亭障以制襟

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輯寧封部儲峙芻糧拊凋瘵而民  
氣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通濟之才豈無  
他人獨預蕃宣之寄如某者稟資甚薄涉世多奇費日  
月於簿書窘風霜於郵傳雖處囊而立見自愧無閒金  
躍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路蹢躅窮途肆法宮軫  
共理之良而從蒙受舉賢之詔遽塵論奏偶成誤墨之  
蠅濫被選掄豈稱乘輜之鹿叨逾若此報効闕然此蓋  
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天奧學冠壓羣公之表典司大

政之元遠至邇安罔間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  
之能凡畀付於郡條必參稽於輿誦於何椎鈍亦費陶  
鎔某敢不力務中行勉求實效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  
之醫畏此簡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代倉部知黃州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憂虞實重曾是迂疎之  
質膺茲推擇之餘庀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凋殘  
之俗輯寧荒遠之區參稽前聞具載成績衛文大布馬

遂至於三十羊祜輕裘田爰開於八百克綏疲瘵於變  
富强闕然近世之亡稱邈矣風流之不繼怯者拘小文  
而牽制誕者張空簿以浮夸井邑荒涼版圖湮墜豈持  
威權之素奪正唯勞來之不先匪求循吏之能孰還平  
世之舊如某者秉心椎魯降命奇窮才能不及於中庸  
名實未加於上位問羊問馬既乏於政聲學箕學裘又  
類於世業敢<sub>闕</sub>邇列誤玷薦書嚴虎落以扞城任當禦  
侮佩魚符而臨衆責在長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已凌兢

拜命黽勉劾官靖言忝冒之由實出帡幪之庇恭惟某  
官留意人物盡忠國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  
采葑下體之畧恕不求全凡宣化以承流必集長而去  
短故斯錫陋亦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營屯內齊封部彤  
格勢禁庶成襟帶之勲仁漸義摩敢望袴襦之詠

代倉部知黃州通張魏公啟

仰夫子之門牆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卽  
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紉簡恭惟某官佐王碩輔命世

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為善類  
之宗盟扶日轂於慶霄握斗樞於宥府入則贊一日萬  
幾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焜煌麟閣處  
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弓  
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寵就閑羽檄交馳舊疏果符於  
龜策璽書狎至陪都載綰於麟符當虞舜之四巡延晉  
文之三觀運籌坐勝聚精會神錫鈇鉞以撫師總江淮  
而分陝落羶裘之危膽沸鶻弁之歡謠旗幟精明鼓角

誰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  
武冠鈞衡於廊廟下膏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禱以頌  
景荒蕪晚學蹭蹬孤蹤每原念於宸宗嘗屢投於化冶  
志勤事左心親地球誤分邊壘之憂幸効轅門之役雖  
迹遙復舄莫伸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肝竊効鍾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執啟

考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諏日以涖  
官敢寓書而徹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為心



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為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貔旁穆萬屯之聚載芟載柞俯綏千耦之耕承里閭艱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孤壘屬遽書之馳驚紛疆事之繹騷顧當地勢之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而去彼荷新渥以來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

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退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  
恭惟某官經緯皇猷彌綸王度權衡有信揣輕重而得  
宜坏冶無心俾小大而為用近東周行之彥遠咨共理  
之良何此孱庸亦容忝冒某敢不蠲除民瘼和輯師屯  
歌小雅鴻鴈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慰  
安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代倉部知池州荅教官啟

並玉闕而出戍已愧罔功盼銅虎以分符潯廩因任方

愧馳書之緩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學闢  
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泮水之遊自辛亥蹤獲聯王  
事雖費日簿書之末無預師儒然移風俎豆之間冀資  
郡政風飈載厲燈火可親願益厚於節宣庶導迎於休  
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啟

州戟相望夙託門闕之舊擁麾歸覲復承梁燠之開接  
武有期拊躬載抃恭惟某官德隆民表識貫邦開隲陰

陽消長之原極文武弛張之用河山帶礪駢毛傳百世  
之盟彝鼎烝嘗膳服襲五王之慶尚矣典章之未替蔚  
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華問大邦維屏澤久浹  
於侯藩太微積星望夙高於卽位越從間燕申命拊循  
衡經律以參稽權恩威而並用魯公報政方當入輔之  
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昔勤展對今幸規隨瞻  
遐躅以益高策羸軀而自愧受雄劇浩繁之責竊有懼  
焉承漸摩綏輯之餘則知勉矣氣和青律日靖黃堂願

慈護於節宣用寧承於眷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衡侍郎啟

避蓋公之舍夙願趨承倚韓子之門尚虞麾斥敢陳尺牘  
恪布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大忠於日月際  
浩氣於堪輿早抗危言力扶正論帝臣蹇蹇豈容藜藿之干  
王道平平忍使荆榛之塞風波萬里金石一心逮鼎鼐之承  
堯首方旌而聘尹屹中流之砥柱坐閱頽波澹欲曉之長庚  
獨高衆宿浸勞

闕

汲直於淮陽未孚輿論見賈

闕

東宸衷共

期三接之餘亟奉四鄰之拜某素深慕用茲幸瞻依秣  
馬膏車已遡風於墻屏墨筆操牘先展敬於緘縢

謝單諫議舉自代啟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諫省未嘗一遁竿牘之勤  
焜耀奏函乃有再出門閤之幸洊膺獎彌切兢慙竊  
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無實而  
當者亦為欺人雅道浸墮公論益奪材無定品以造請

之疎數為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為輕重舉賢  
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開耆英力回弊習圖  
雋良於公舉未得其真借光寵於寒蹤以明此意謂其  
適居遯遠之地偶無營禱之嫌表而出之庶有從者急  
於諭俗固靡暇於詳求退以省躬亦不容於輕受既辱  
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恩之辰如某者質本顛愚  
學而固滯酬酢未經於世故寧保端方呻吟不出於程  
文何名該洽乃如恬退尤出虛傳雖潛匿里閭乏臨政

涖官之考然參稽歲月率居憂待次之年凡貢飾於需  
章悉控陳於前牘則慙園棘已傷鑒裁之明敢料規蒲  
重致品題之誤缺然自視稱此實難此蓋伏遇某官道  
峻儒宗望隆壽俊每推賢而揚善將正本以澄源入告  
謀猷首冠七人之列旁求髦彥衆先三日之瞻曾是孱  
庸乃叨甄拔某敢不服膺古訓嗣守家傳永思義命之  
常深警悔尤之發於今日褒揚之語不為空言庶他年  
進拜之間少無愧色



謝陳尚書舉自代啟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奏入宸闈當拔豪英之萃名傳  
朝路乃收固陋之尤共疑鑒裁之明尚有毫釐之誤竊  
以畧函封牘削之誠而求士款昵之外置門掃階趨之  
素而垂情簡慢之中在古所難於今殆絕矧列顧問論  
思之地而統雋髦肅乂之盟前席後車皆一時之盛選  
東阡西陌多昔歲之雅游曷此需章逮於賤迹論舊則  
未嘗識面度德則無所取材過而舉之必有謂矣如某

者少雖志古長未知方繞斷簡以自封睇崇墉而坐隔  
弭節燕居之日固願循墻鳴珂法從之辰豈忘投贄始  
則以孱懦自薄終則以疵賤自嫌閱日月於丘樊迄參  
辰於屏著縱不獲譴斯焉取知曾謂未承警欵之音屢  
借齒牙之論重濡薦剡俯漑枯荄燕馬非生聊示愛奇  
之意晉貂難續更懷代匱之慙佩寵既隆循涯以懼此  
蓋伏遇某官提衡清議推轂羣儒遜于稷遜于夔蓋憲  
虞朝之盛不如農不如圃乃形闕里之謙內切揣量若

為稱塞某謹當益堅拙守毋廢初心博求師友之親力  
探典墳之蹟深惟公舉本非私謝之時獨有直躬少答  
曲成之賜

答詹秀才啟

東書以出將遂遠遊行卷所施宜於先達曾謂嗒然之  
儿與觀貴若之文伏惟茂才韞積既豐材華方茂江山  
草木共助發於英辭門戶詩書俾盡聞於情話顧慙掃  
軌虛辱敏關北海尊空誤墜補生之刺西江水遠徒懷

蒙叟之心

答侯秀才啟

弭棹款扉已起楚然之喜發函開卷驟觀賁若之文荷  
意則勤俯躬以忤伏惟茂才先輩久韜賢韞深探詞源  
琴書徧歷於四方樽俎久陪於諸彥有如孱陋亦未棄  
捐許其氣義之交告以急難之說退循拙守虛辱好音  
扣劇孟之門非其任也閉顏淵之戶竊有志焉

中兩科謝主司啟

問津鄒魯未知經術之淵源學步班揚詎識詞章之統  
紀揣已初無於一可逢辰乃幸於兼收得之若驚蒙不  
蓋愧竊以自昔廣招賢之路若時開入仕之門衆俊朋  
來烝髦幅集略於始進罔拘流品之濁清考以終身徐  
待是非之堅定故上無甚重甚輕之弊而下無必貴必  
賤之人氣俗敦龐風聲醇厚高弗以此自滿卑弗以此  
自慚道降賢衰辭繁用寡執筆操牘閱視承明之廬蹠  
躋擔簦平步高門之地一升俊造之列卽爲騰躍之階

指日而須若償所負雖懷經濟之蘊墮在冗散之流抗  
顏議事為病狂刺口論文為犯分仰望雲漢邈無津涯  
異意者方痛詆而力排知己者特熟視而竊歎彼此之  
勢既激怨隙之萌遂形間生英豪大振顧靡鄧攸在晉  
不去王官而舉孝廉德裕仕唐恥與諸生而從鄉賦夫  
豈厭清華之選又非避博雅之名察其所存則亦有說  
蓋欲安常業於夸詡之際抑澆風於奔競之餘示以不  
爭固將自反惟國朝發進士之舉肆紹聖立宏詞之科

屈宋比肩淵騫接袂然觀抑揚之深意少知闔關之微  
權柳崇儀素號儒宗晚紓武弁韓黃門奮由世祿嘗主  
文闡俾於陟降之間莫見厚薄之迹凡名為士當識此  
心如某者章句謏聞箕裘衰緒信書滯固幾類魯人之  
舉涉世舒遲殆同齊俗之緩妄晞峻軌輒遙詞場千里  
驅馳變星霜於郵傳連年膠擾付編簡於塵埃以椎魯  
僻陋之資加廢忘扞格之久應敵類夏侯之疏畧序事  
多馬遷之繁蕪敢夢寐於末行矧覬覦於疊中顧淺繆

如此其極猶且得之謂竒傑必出於斯亦以疎矣論科  
目之難尚至鄙賤而益明獨慙驚蹇之蹤上致權衡之  
誤此蓋伏遇某官典司文柄培養化源為桶為甕坐致  
羣才之用采葑采菲每思下體之遺旁及孱愚亦容忝  
冒某謹當服膺古訓尚志前脩書子張之紳力行篤敬  
鋤不疑之色深戒驕矜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啟

里閭堙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邃驟被詔除夫何逖遠之



蹤猶在選掄之數竊以合烝髦於萬寓課以度程嗣絕  
學於六經司其訓故名掛成均之屬號為儒者之先於  
秩雖微所繫實大苟訓迪漸摩之本曾弗玩心則呻吟  
佔畢之餘焉能塞責厥職升降視人重輕如某者氣稟  
顓蒙志尚疎闊定交鉉槩不知歲月之多借助韋絃未  
覺悔尤之寡每因晏豫竊自揣量惟材謏故不足俎豆  
英遊惟識眊故不足權衡世變繼以閔憂之積益於寵  
利之疎于命義而徼求匪惟失已飾庸虛而銜鬻又復

欺人徒欲粗試於州縣簿領之間曷敢自通於廊廟鈞  
陶之上忽冒除書之及罔知拜賜之端意者驟視戚疎  
曲加誘掖畀教導之任使預懷蕪廢之慚寬奔走之期  
使尚有討論之暇進之以作其怠緩之以俟其成自視  
缺然何以領此斯蓋伏遇某官翼宣天綽弼亮皇猷深  
惟封殖於丕基疇若招徠於羣獻荆金梁鐵貢九牧以  
並登粵鍾燕函列百工而咸在多取或容於舛誤廣求  
遂運於孱愚某敢不紬繹舊聞研思微旨千年靈簡儻

輸毫髮之勞一世龍門庶答丘山之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通柳巖州啟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職簡編於半水幸陪屬吏之餘揆日假裝指期斂板竊以內外學官之設舉選昔均遠近闕次之差流冗今極弊云甚矣議者厭之乃思改命之圖乃下增員之令參其資格既無退絀之嫌賦以餽牽復免滯淹之嘆矧席帟蒙之庇曲容鈇槩之

寒如某者受性顛愚降材椎鈍晚菰早韭夙屏跡於丘  
樊朝蠶暮鹽偶得官於庠序前顧瓜期之邈方私家食  
之安清庶窵於中都占間曹於近甸魏舒襍被固竊自  
量孫寶請隣夫何不滿重恃睠憐之素預寬曠敗之憂  
恭惟某官德峻儒宗望隆民表溫恭有恪歷夷險以不  
渝悃悃無華冠蕃宣而獨最每獎成於後輩荷長育之  
深誠敢意孱庸亦供指顧某趨承惟邇閭閻懌倍增貢  
禮於絨滕顧慚拙訥遯餘光於棨戟彌切戰兢

通嚴州鄭教授啟

宦牒推移闕然覲德郡庠誦說幸矣親仁敢憑竿牘之  
傳先効門閹之敬竊以營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治之  
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其貫尊壘嘯詠每多離合之嗟几  
案輒咎豈復漸摩之暇至若有編簡討論之益無簿書  
期會之煩允謂難并厥惟至願恭惟某官閱材英發奧  
學精微心追游夏之淵源筆挾卿雲之黼黻詞林藝圃  
擷百氏之菁華雋軌英躔冠諸儒之領袖小淹泮水行

踐石渠及召駟之未驅尚均茵之少遂某甫茲奉檄行  
即升階渴聞教載之餘滌去顛蒙之蔽坐縻廩稍預懷  
駢拇枝指之慚日接官曹將丐補剿息黥之賜

通張巖州啓

伏審溫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驩動不勝朝夕之思一  
世觀瞻獨任春秋之責敬陳悃悞上徹崇巖恭惟某官  
傳世精忠潛心正學彌綸開濟尚期素定於胷中牧養  
拊摩夫亦何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無息而儒者之

效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孚而奪於時  
命或内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譏評交興疑信相半思少  
伸於此恨顧將付於何人歷訪縉紳咸推牆仞惟魏國  
既行而復尼惟衡山有韞而莫施今茲一來任是二責  
實繫斯文之興廢豈徒闔境之戚休必將尊其所聞奠  
而後發臨事而懼佩洙泗之格言視民如傷奉澗瀝之  
遺訓使羣議蔑毫髮之隙則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  
鄉風於焉效役寫拙誠於簡牘敢為駢儷之虛辭委陋

質於斧斤尚賴琢磨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啓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罷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非  
據之慚不勝是懼竊惟藝祖於寓縣汎掃之始大輯羣  
書太宗於疆陲警候之時肇新三館王猷未靖戎務方  
興屬此多艱驚熊羆於郊野曷其有暇儀鴻鵠於園林  
仰窺閎模厯見深指蓋豐功茂烈非不足以曜威靈碩  
畫老謀非不足以供指顧至於崇建治本翼扶化基將



為深長久大之規必訪希闊寂寥之地迺輯墳籍迺賓  
峻良洗光濯翳於陳腐已蠹之餘改容更貌於習俗共  
輕之後若徒盛觀第可飾於太平必有沉幾乃見尊於  
英主其用則晦其理則微跳盪馳驅爭効於可知之際  
晏談諷詠潛扶於不見之中間劇兩塗弛張一柄於今  
之制此意尚存一人屬精綜核於朝百吏竭蹶趨承於  
下獨茲儒館特異常僚厚廩廣居終日不離於筆墨雅  
游勝踐經年未識於符移匪欲養高而忘考實督之迫

者課每易塞期之寬者責反難酬宜得軼材以充盛選  
如某者質則甚滯學而弗專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  
及乎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志誤見收  
於坯冶辱為役於橋門謏薄內慚疏愚外見置杯易涸  
當思濬治之新覆塊已枯盍咎難培之舊怵然自惕惕  
若反求甫及終更力祈歸養丐餘閒於定省得畢願於  
講磨詔旨甚嚴私悰莫遂思枯材竭不能舒藻而為國  
華識眊志凋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汰斥責以甄升

階是正之初筵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懼亦甚焉百  
年儲養之嚴未嘗或濫一夫差擇之誤自此將輕雖佩  
鴻知恐累大體此蓋伏遇某官道隆平施義篤曲成巢  
閣鸞鳳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梓悉由封殖之勤雖如  
冥頑亦被光景某敢不藏脩暇日玩繹前聞名輩追隨  
庶發難開之蔽斷編展對少償未足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脩後進之恭其

賜則隆於禮為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選不足  
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之論靜  
言其始豈專為恩某人入紆淵謀仰奉大對述先儒之  
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刑亦近年之未有以  
是首選可見上心果有職殿廬無勞衡石頃在父兄之  
側粗聞耆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如天外不意北方  
之學復到眼邊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納論思每竊憂於累國蕃宣屏翰輒自詭於臨民責然書殿之華增此轅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伏念某學樸材疎齒衰志落叢召從於蜀道亟冠冒於禁涂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選師言公議負衆正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於餘年曾謂曲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建邦經愛惜人材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於丘山有如哀謝之蹤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之纖悉當盡控聞及

未歸田里之須臾用為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啓

蠲豆邊之薦聿脩宗事之嚴躬井臼之勞尚賴素風之  
舊既令龜而協吉將奠鴈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嘉命

答潘氏定婚啓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迨  
聞嘉命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  
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効饁田之役進脩

或怠當令獻斷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啓

里巷東西久矣論交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是  
惟二姓之驩非繇一日之雅某人少儀未習迨此冠婚  
伏承某人婦禮既閑稱於保傅奉箕帚而來助義蓋篤  
於弟兄操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石司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懌先契某位長女順

承之道肄習未閑伏承某人英妙之稱發聞惟舊既奉  
尊言之固敢稽報聘之修有若靖康以來非無雅素其  
自來公而下莫不寵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啓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  
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人文章  
議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婉聽從粗謹所職有來玉帛之  
禮式陳榛栗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倡隨



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啓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人緒論與聞曾是漸摩之舊伏承令姪女素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尚靳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東萊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五

宋 呂祖謙 撰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  
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  
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  
之源操管而試負墻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

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  
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於紙  
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  
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於言而未嘗從  
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  
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  
無疵古之人其為己不為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  
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

章博誦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也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嘖愚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

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  
能辯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  
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況揚雄王通韓愈皆  
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  
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  
磨以仰稱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尚奇而不求其  
安辭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不求其常辭尚異而  
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策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抹斯世君子許其志  
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憂世之士喜功  
名之人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  
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  
終渝未逢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  
帝寓內昌阜煙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歎俯視春秋戰

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  
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儷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胃  
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  
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  
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  
湛於庠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  
悟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  
何至遂攘臂以仍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衆

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諳誼乃激其言張旦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獻告自源祖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傲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皆以謹德而仲尼為魯慮亦緩頰更而急蕭牆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為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土桀驁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廷公卿翫細娛而



忘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  
其髀而係其頸則疎矣天下之患懦者常欲一切不為  
銳者常欲一切亟為甲兵朽缺鉞鈍養癰護疽媮取爵  
秩各飽其欲而日朘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既  
不可勝誅號為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已  
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  
序摹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  
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畧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

也誼而槩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挈諸侯匈奴為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趣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嫚朝之惡不敢肆也今覽其疏或汎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尚得為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惑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埒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

賈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玄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蹻足而覲其聽一則虛心而踈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玄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遲崇之舊德夙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僕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

治之大原已隳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哀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棼不待觀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旦胥靡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后從諫則聖蓋沂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綦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

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  
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  
始怠終也故及其暋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  
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於史玄宗渝其  
約不待他日方崇持國柄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  
繩下之約曷為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救也  
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劾猶有待於  
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為而許閭楚珪之官

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揚  
思勰名出宮壺駁駁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  
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  
安西崇雖以為不然已喑然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  
之約玄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況上印綬  
之後乎不務恪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  
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  
崇之本末然後知盡玄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

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忘前此數十年必抵誹  
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  
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為帝  
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侈心邪念  
闕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  
機羣情衆論隱匿壅闕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  
待言者之飭正宣達不啻疹之待砭癰之待杖也容養  
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為

預之哉。雖氣激辭憤。關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中屠嘉之屬。規倣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遷就。剴切侵訐。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諷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為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



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銜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牙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窶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天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若閭巷儕輩互相奪攘者何其小也

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玄宗在藩俠氣已蓋諸王手鋤逆韋太平之難肇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厖臣碩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諛

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者也崇矯  
誣上天一旦破其扁鵲而芟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  
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導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  
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未流汜濫  
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  
於一宗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之說以相付者豈以  
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兢業祇懼是乃天心  
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女無

貳爾心貳之以適莫偏諛之私則作於心害於事凶於  
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  
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玄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  
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于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  
然玄宗尊儒重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  
之語入其心使益加姍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  
不便於已者亦可以是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  
儒者盡絀坐於朝議於堂扞於邊皆便捷輕銳知變而

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睹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  
固滯遂槩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  
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羣天下之所樂萃天下之所  
貴而集有之雖悍彊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  
臣之典叙於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  
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睽見利則逝見  
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儒者舌弊脣腐本為誰計而輕  
欲銷廢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

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誼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两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尤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

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覲縷千百疏而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既已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效讎恥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為漢唐憂者亦十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模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

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即墨之後日而  
嬖倖復聽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  
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思故除一弊  
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人而已也四海九州  
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攬遠馭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  
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徧乎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  
黎獻稚耄訢懌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  
之惕息未已而僥覲繼之向若淳固專壹無間雜之病



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  
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尚勤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  
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為治之大原提其  
統据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  
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閒燕咨訪將有人焉  
愚不敢躐等而議

東萊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萊集卷六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龍廷槐

主事<sub>臣</sub>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鰲

謄錄舉人<sub>臣</sub>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六

宋 呂祖謙 撰

記

台州修城記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騁怒齧堤足生聚廩廩恃城以為命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曹惡歲輒睚眦洲渚睥睨郭郭徼警者不敢弛柝故閉修之政在是郡為首務蓋所以遠菑害銷

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厯之水幾不為  
郡元章簡公絳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閭虛  
窋入肉薄欲登時則有戶掾滕君膺帥厲吏士圍以方  
略寇不為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  
郡城堵隤甃地徑踰無禁害氣來格民謠不寧間一歲  
太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廡落屬丞掾而告  
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廢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  
土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

非城閨之啓塞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耶況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為此益其大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輦輦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衆力埤增卑薄塗塞空郛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脩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某日系日積工凡九千九百

有八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間民願即工者厚疇之不  
欲勿彊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鍛斲鏝墜黝堊之工  
畀僦直如其素醪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瓦  
石甃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錢以貫計米以石  
計者合若干千若干百有奇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既達  
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人無留  
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厯再時版甫並作觀堞堀興而  
近郊之氓初未嘗釋壠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

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羸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  
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  
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還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  
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  
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眇然長  
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諉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  
以諗台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撫之谿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  
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竿無一存  
者吾友趙景明適為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蒙試郡未  
幾而橋毀約已畱用不敢賦諸民造端以十月戊寅告  
具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實佐其費而屬役  
於知臨川縣江霖橋東西相維其脩百丈聯舟為梁合  
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諗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  
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



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  
譽易聞也至於不矚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  
慨嘆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子尚戒之哉蓋心不  
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  
亢一方之任所存者篤所綜者博其開塞建置繼此而  
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  
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  
於上而不騁則壅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

臨子上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伙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為子之所為其何所憚亦何所諉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遂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厓以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

郡邑先賢亦往往祠于學官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宣公  
贄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  
城東橋以宣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  
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呂侯正已復緝而新之維秀陪  
翼行都典治為天下劇侯獨置將迎期會之煩表公以  
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為學士  
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為慮論居重馭輕之勢  
至熟悉也未幾涇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

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紆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  
罪已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使事抵李懷  
光於立談頃拔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  
是賴官守所及猶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  
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厯貞元垂二十年離合  
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亶亶乎其不  
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為相經世之業出之  
固有次第始建白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

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尚可覆也既貶忠州閩戶人不  
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  
幽閒隱約之中其志念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刻猶勞問  
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邪彼謂避諱不著書殆知  
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雋彥林立公之精蘊列於鄉論  
者舊矣故於祠宇之成誦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東部潮大上敗捍海堰詔州與

兩使者參治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衡兩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圯於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工聞獨桑子河以南逕如臯境繚許氏莊後皆文正規略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汭暴興田廬冒沒版籍日耗詔以諉今魏侯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撫可襲為憚慨然閔民病之不可宿凡土功之政令與其具修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其崇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

人擁府門謹賀又走書斬記侯弗能禦昔史起引漳水以溉鄴追咎西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二者之論胥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陵陸川浸之勢屢遷顧守陳迹者既不足與合變至於因時建置雖由已出然前人仁心仁聞經啓區畫之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名父子逮見前輩習於羣公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為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興泰人之長

利以終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為政者將於此乎攷侯名欽緒歷陽人涖役者海陵尉朱棣督護者知如皋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



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于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揚君大灋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

依山林即間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  
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  
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  
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故  
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  
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厯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  
精至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  
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

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揖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

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  
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謹  
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俟於是役重民之勞  
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  
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重修釣臺記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瀨蓋專因嚴  
先生遯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瀨也孫

吳析富春為桐廬是瀨亦來屬焉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巖子陵漁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為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載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瀨之旁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嘗絕江訪其舊蹟以其象寘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侑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稽

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  
顏圯若是可乎顧急於民瘼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  
以餘力新之時某病廢卧旁郡公以書見諉記其成固  
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  
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  
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  
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睠焉有懷俾以形旁  
求於天下得非在廷諸臣奉令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

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為理所  
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  
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浼之觀與侯  
霸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惓惓未能忘邪浩  
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嘆施及後世賓友  
耆俊遂為家法士之間風興起者堅節正操見危授命  
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雲臺之下者未  
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響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

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  
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畧亦往往高出後  
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訾邪至於節  
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  
雨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  
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牧  
復大葺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沿下上者  
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樾濯寒泉哦山高水長



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  
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繚山作亭  
以待憩或革或因面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  
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公名燧字照隣臨江人也主其  
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序

戴衍字序

己丑之夏予將有餘干之役舟既戒謀休櫂息纜之地  
篙師舉手東其指曰道雙溪三十里靈洞在焉盍趣櫂  
以逋午暑予款其名久適與心會戚友尊稱靳其載者  
八九人舟尾炊未熟已就岸相與屐屨巖燧闇目隨步改  
大巧巨麗皆前人之所未品竣事念勝游之不可虛也  
屬昭武李仲南大䟽偕來者里繫次其齒識壁間吾友

戴衍景杜班在八仲南倚筆請曰晞古鄉賢著名字以示不忘固多前比然祁公言論風旨猶相接若無氏而書東行西行者或援避賢郵以病靈洞壁則何如戴子瞿然謁予更其字予嘗讀易矣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繇沙望水其險浸已遠矣履深淖而並驚濶雖縱吏使疾驅且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轡一馳獨能柅方奔之足於險未迫之時夫豈徒哉是中非躁迫

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  
有餘地者也易象既言衍而踵以在意者將眎所居以  
占所養歟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  
不在廣莫之鄉而強以衍自許疇諾之哉貌示間暇嗜  
利逞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衍蓋辱其名矣洗此名之辱  
者惟吾子是託故以在伯侑子名子其勉之母躁母迫  
毋厭淡泊無失子之真在則口是名於席筆是名於牘  
俯仰皆無愧也子其勉之在伯志士也所自期者遠甚

故予不敢置孔子而言他

洪無競字序

武川佛廟領於祠官者四十有二曰明招則予松楸所託也率三歲科詔下邑士相與為曹依僧坊以專肄習明招林麓閼邃棲研席其間者視旁寺為多雞一鳴絃誦之聲與鍾梵交於戶庭日旰休帙岸巾曳屨相追於松陰予時往參焉問以後進之秀或枚數以對屈其指未三四而得洪裒然名予固私竊識之佗日童奴持謁

入望其刺端若洪其姓者取而眡之乃疇昔松陰所談者也予亟迎之門興俯疇酢悖慙淳靖雖中朝故家名子弟生長禮法中足未嘗涉外閭者猶不能過焉出其丈甚澤而暢充其科者也既數面稍浹予試開之學洪子慨然有志浸喜從子游語次顧視几上前日刺猶未漫因舉以諗洪子曰子志古而科目是羨非名也盍歸而謁諸親無何洪子復於予曰吾親命以無競更故名而虛其字以待敢請予歎曰羣童相呼而趨果餌攫拏

者既屬厭而袖手者猶未沾齒自垂髫之時競者固已居其右矣束髻而冠其競愈大隕指聲利之標而輩逐之退縮不競者閭巷至相傳以為諱子之親獨取彼之所諱者為子名意者患苦竄競將還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日狹一有所求四向荆棘然尚有一途平寬廣博游之無禁行之不窮驅馳疾徐惟意所適舉世莫與競子往而求之孰禦焉故以求仲副子名并序其語以問發軔之期道逢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者其與俱來



李仲南集古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餅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固然然未若廣川大陸會三光五岳之氣闔明闔晦轆轤降升一檻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堙壘沉鼎頽跌仆碣布濩於莽蒼之濱餘款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娛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和者踵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南父講肄論述之餘采擷裒積越二十年而天下閒碑名

蹟舉集其門起夏后氏竟五季著錄千卷百世之消息  
滿虛歛然具見於絢帙之上愈遠愈簡愈簡愈真天摹  
神畫不落雕斲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縟體雖日  
備而渾灝之氣實行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  
則廣者狹者溥者漓者肆者拘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  
時偕也雖其摹羣絕輩號為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  
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萃聚則有大者焉物之  
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冒次偪側徃從仲南

父引卷徐展鼎鼎之潤篆籀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  
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殆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  
訾之也其他如正厯紀定世繫刊疆域之誤砭官制之  
舛存容典之舊裨凡將之缺尚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  
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珍怪之無涯也晤賞之不可遂  
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圓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

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  
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  
目錄舉要歷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為增損  
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  
于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  
卷

銘

陳同甫厲齋銘

參政周公名陳亮同甫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  
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  
為之銘

汧流之舟挽之猶遲下坂之車梘之猶馳木火金水燥  
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斲適厥宜凡此  
數者蓋陰乘之潛有所贊默有所虧是過不及察之甚

微凜乎其嚴岌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  
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

闕

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

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蹟厥  
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勒匪尚其通亦尚其  
塞

贊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冰衾如鐵佩所聞穉暨耄見汲公  
無愧色

從祖父楊帥真贊

兩鬢憂邊先白寸心為主常明申許衣冠盛事江淮草

木知名

申許一  
作汝穎





辭

潘自厚字辭

括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謀字於其友呂某某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圖豫也後世先禮而冠蓋有先冠而字者矣眎名考義莫協身甫申之以辭竢講冠禮而用焉其辭曰

令月吉辰秩簋蠲尊乃加爾服諗厥本根繫人生厚百世一原遷厚居薄夸毗囂昏孰慙爾衢孰鍵爾門反身

而誠爾本爾存相彼狐貉大摯聿溫邇服逖遺義用不  
敦相彼魚鼈大饗聿殮厚於小體跖弟躋昆厚於大體  
堯牆舜藩衆萬錯陳旁薄昆侖何物非體不合而渾身  
斯繹斯爾名式尊曰伯身甫永矢弗諼

東萊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萊集卷七

宋 呂祖謙 撰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舊遊諸公手簡後

盛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闕下敗楮瘴墨  
奕奕頓有生氣今揚侯自放林壑間其眎韋閬州老身  
廊廟未知孰得孰失而同帖四君皆發聞於時嗣德有  
繼異時一笑相遇細數盛山詩軸中人必將曰爾何曾

比予於是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鄮山樓鐫景

山方職教東陽廼取刊諸學官

書薛畏翁訓飭孫詩後

元祐諸公以簡靖無求為家法畏翁親承其言論風旨  
典刑肅然尚見於筆墨間以仲其敬承之

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歆羨而為善無所創艾而不為惡此天下之實德  
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縉紳名論所能軒  
輊而至性馴行隆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夫豈有為為

之哉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士大夫間稍稍傳誦侯  
事世或謂侯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  
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所加  
損乃若著作君之所立其資取培益者雖博至於忠愛  
惇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有非師友所能預  
者其所從來遠矣論者則未之見也處者易持出者難  
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則凜凜乎  
真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

為不朽計哉抑將泝洪源景高山晝誦夜思期無忝所  
生云尔

代宰臣虞允文恭書皇帝御書崔寔政論下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恩浹教孚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既材  
諸位謹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為皇帝曰嘻是烏足  
究其極維予九年于茲夙寢晨興將篤我祖宗成烈凡  
奔走先後以就予事惟時公卿大夫而安習所見謂足  
以止其何以底于大寧於是數用治道不進譙諭一二

大臣已乃親御宸翰於漢議郎崔寔政論幸賜臣允文  
若曰士俗流失使天下事格而不得為如崔寔所指臣  
允文當任其責云耳臣允文承受震悸自惟駑散幸以  
際遇待罪宰相日聞德音弗克以時風曉在庭俾諭上  
旨而恬於積習節趨不立以仰煩雲章奎畫明示大訓  
使知今日急政所在其何以為報用三復寔言冀萬一  
服行少分以稱隆旨竊嘗究觀漢自安順以降天下蕩  
然無復典法一世賢者如楊震杜喬李固陳蕃諸人繼



起為輔莫不欲整天綱正官邪以清四海然志卒不遂而禍辱隨之者寔惟悠悠之談樂寬弛而羞法制使當時國論靡有所定此則寔之論所由興也而其大率不過以達權救弊與俗士相上下若切切於數君子之見掎奪者故司馬光論之曰漢法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衰世之君率常庸凡愚庸之俗惟知姑息是以權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謂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也

光之言可謂盡寔之心矣以陛下天德地業皇帝王之  
事惟所欲用顧於寔眷焉獨有所求遂使匹夫之遺言  
一旦煒然震發於昭回之間非聖哲獨觀有以見天下  
之動孰知夫寔之有味其言哉然遭漢季無復一君足  
望救時之敝亦安能使之純法八世致理于時其曰參  
以霸政其心蓋有抑鬱而未之盡者至所謂大定其本  
師五帝而式三王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此陛下聖  
學之所緝熙在今日所當講明特稷契之佐伊呂之輔

曾未如卒章所云此則臣之所甚懼也惟陛下選建其人必極于三五之隆而後稅駕誠不勝老臣惓惓之義敢以宸翰鏤之樂石昭垂訓戒於萬斯年為鄉方砥節之勸併昧死附見下方云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揚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袁楊風節隱然在兩學間予辱為僚相與講肄蓋日有得焉憂患索居舊業湮廢袁子官旁郡憫其孤

陋乃以是書開予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矣綜理經緯學者鮮或知之習其讀而不識其綱則所同病也今袁子掇其體大者區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躬其難而遺學者以易意亦篤矣昔者司馬公與二劉氏范氏繙中祕外邸之書餘二十年其定為二百九十四卷者蓋百取其一千取其十也摭者猶難之若袁子之紀本末亦自其少年玩繹參訂本之以經術驗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部居條流

較然易見夫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樂其易而深思  
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  
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  
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  
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  
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

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  
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  
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  
部詩後

聞之諸父吏部去國退居臨川極意窮探前輩源委以  
專殖經世久大之業善類皆屬心焉非獨以一時與秦  
丞相同異為諒也身方沒而道始開有志之士未嘗不

歎息於斯因讀伯祖外祖詩卷輒附見于末

書伯祖紫微翁贈青溪先生子詩後

臨川耆舊汪謝饒皆出滎陽公之門德操既遁世不耀  
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  
紫微伯祖與青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備矣後一詩勉戒  
其子篤至嚴正真前輩丈人行語也

書焦伯強殿丞帖後

焦伯強先生之在潁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貳

王公深父常公夷甫為州民伯強實為守客未幾去文忠而依正獻又得我滎陽公兄弟為學徒一時賓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律諸生事事皆如節度滎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者之門多閱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顧獨惓惓於伯強曰吾所以不辱先訓蓋焦公力也伯強經行儒者皆知推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宰臣史浩等恭書御製秋日幸祕書省近體



詩下方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夸詡浮靡虛憍之習是抑是黜園游池籞宴豫虞樂之奉是損是蠲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睠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俊之地自紹興清蹕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刑丕彛以增光聖緒粵九月辛酉朔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祕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祕閣絢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羣臣既又修太平興

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罷越翼日癸酉內出御製詩  
賜臣浩以下昭回淵曜參賁圖書鴻大閱深匹休雅頌  
臣等下拜登受相與齋祓敷繹宸指蓋在昔聖人以開  
物之智立經陳紀通于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  
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  
術惟崇起經藝褒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雄雝俾  
咸知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國以人為輕重  
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然後羣

獻輻湊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  
言堯舜禹湯文武之隆由此其選固非墨客槧人所得  
私以為榮觀臣等昧死請勒諸琬琰貽諸億載與日月  
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具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寓內  
德意志慮之所鄉云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

長沙謝敬之光中以淳熙己亥十月來婺講學以明年  
三月辭歸省親將別請言予病不能也諸友乃取讀詩

記小雅五篇共書以餽其行常棣之卒章曰是究是圖  
亶其然乎敬之其勉之時方聞張荊州之訃二復和平  
之句為之泫然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  
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  
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荊公劉侍讀曾舍人  
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荊公異同元豐末守廣

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絕江款郡齋之約會公  
召歸乃止已而自講筵還政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  
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講於荆公乃通家  
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繹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  
晚節居黨籍右丞以筦庫之祿養親雖門可設爵羅然  
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  
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  
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

見折輩行為忘年交談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篋  
管瑣碎僮僕能言諸名勝無不諳悉南渡以來此事便  
廢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携出桂嶺惻

闕

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弟

闕

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孳孳不怠既又作詩勉之  
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  
日益隘陋吾几案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  
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攷而吾家江西賢士大夫之

疎密亦門戶興替之一驗也言畢復感然久之某再拜  
識之不敢忘建昌曾信道丈以學問識度為舍人伯祖  
所許不幸早世其子搏節夫復與某為同年進士而節  
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得與節夫  
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為詳病廢三年不復知戶  
限外事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丈尺牘墨本見遺  
反覆展玩不能去手顧諸弟曰吾家其猶庶幾乎今日  
真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寄節夫且以交相厲

云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



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

東萊集卷七